

穷孩子

写给世界上穷苦的小朋友

金子怕了火烧，
金子便不真；
便不是真金子！

人怕了吃苦，
事情做不成；
便是无用的人！

真金不怕火，
好人不怕苦，

丝线一拉就断非好货！

这是一个隆冬的深夜——

风吹着，雨下着，雪飘着，它们几乎把整个宇宙都冰冻了。山是冷得不能动了；树林也冷得在发抖；大地默默的，没有一点声息，也许是冻僵了。

冷呀！这风吹雨打、白雪纷飞的冬夜！

本来是一个冷落的小村镇，现在更冷落了。大块的雪花，飘下，飘下，飘得非常放肆，想把这个小镇深深地埋葬在雪堆下面，不看见屋宇之上，白粉似的厚厚地堆积着吗？街上的道路，不大坦平的，几乎同山路一样。要是在黑夜里走，粗心的人，跌跤是免不了的，而且是常有的事，何况在这雨雪交加的夜里，跌了，泥冬瓜一般的，又得做明天茶馆里的新闻资料了。因为是小村镇，竟然路灯也没有半盏，这对走夜路的人更感困难。

因为现在是冬天，天气冷了，路又是这样不平，没有路灯照耀，雨雪已接连下了好几天，因此，镇上的人，一到天晚，便即睡了，没有人想出去走动。

在风像狮子样地怒吼，雨像子弹般地打落，雪像柳絮般地飘



舞中，有一个远方的客人，急速地赶回他家里去，大概他的家里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。

他顾不得地上的湿滑，快地搬动着他的两条腿，渐渐地，走进了这小村镇。他很想找一借宿的地方，过一夜再走。他已经不停地赶了三天路程，疲劳到极点，想着休息了，况且雨雪的路是这样难走呢。就是风，也越吹越大了，他真有点难以支持。所以他一边在这小镇的街中走，一边敲着每一家的大门。

无论门敲得怎么样响，总敲不醒大家热被窝里的好梦。纵使有人听见了，时候这么晚，天气这么冷，谁愿意在半夜三更起来开门接待一个不相识的客人？

这位可怜的客人，一直敲完了这小镇上的所有人家的门，除掉末了一间破陋的茅草屋外，白白地敲酸了手，耽搁了时候，仍让他失望。他走过了末了这一间破茅屋，走出了小镇，依旧投入一片皑皑白银般的野外，彳亍往前走着。

不是他忘记了敲那间破茅屋的门，因为他想，像这样的一个穷苦的人家，敲开门的希望更小了，所以才掉头不顾地走了。

但是，大风、大雨、大雪逼回了他。他冒着雨雪挣扎着走不到两里路，依旧退入小镇。这个时候，他在无可奈何中，姑且试试看，重重地敲着街梢头的那家茅草屋的门。立刻，里面有响声了，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；于是再敲得重一点看，果然，似乎有人从

床上爬起来了；而且，细微的火光，也从门缝中漏了出来。

“谁？”

他快活得跳起来了，高高兴兴地回答说：

“我，我是一个过路的客人。”

“呀，太辛苦了，这么大的风，这么大的雨雪。”

“来开开门吧……”

“请进来呀！”

他的话犹未完，门已开了，站在门内的，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。他便低下了头，性急地从一扇矮小的门里跳进屋子。门又关上了，风、雨和雪再也打不到他身上了。

客人望着孩子：

孩子瘦瘦的，个儿挺高，脸孔黑黑，眼睛发亮，一望而知是平时做着苦工的，但精力旺盛，这也可由其脸上看出。衣服穿得很少，薄薄的，可丝毫没有畏缩怕冷的样子，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。

孩子望着客人：

客人是高大的身材，嘴旁也有了黑须，面相很和善，头上戴着一顶大毡帽，水从帽檐上滴下来，好像屋檐下的檐溜；没有融化的雪，盘踞在大毡帽的高顶上，像一座积雪的小山头。身上披着一件雨衣，水滴儿还在从上往下淌，背上的大包裹，已经打湿了。一双长统的牛皮靴，溅满了泥浆。手里握着一根手杖，半条以上

都湿了的。

此刻，孩子为客人拿过手杖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客人很谦和地说。

孩子再帮客人解下了大包裹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客人又谦和地说。

孩子再接下了客人的大毡帽和雨衣，放在一边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客人又说了这样的话。

“请先生不要客气吧！这算得什么。”

孩子说的话，真是感人。

随后孩子安放好一个座位，请客人坐下：

“坐下吧，让我去弄点火来烤烤。”

“不忙，你先睡吧。我就在这桌子上打个瞌睡。夜很深了，连累你起来开门，有点说不过去，明天一早，我就要赶我的路程。”

但是，客人正说着，孩子已用树皮、枯枝、落叶燃起火来，在一只火钵头里，火光荧荧的，屋子里微有暖意。孩子再用一把水壶搁在火钵上，一会儿，热腾腾的开水也有了，倒在一只木头做的面盆里，请客人洗脸；再倒满了杯子，请客人喝开水。孩子做事情很

能干，很有经验，不慌不忙的。

孩子抬起头来望着客人的脸：

“怕没有吃过东西吧？”

客人肚里也真饿了，但是不好说出来。

孩子问着，客人也不响。

于是，孩子在一只网篮里取出一块不十分黑的面饼来，烘暖了，放在盆子里请客人吃；另外有半块米糕，也烘暖了，放在客人面前。

“实在难为情之至，我把我们明天的食粮都拿了出来，先生请吃吧！”

平时客人吃不来这样粗黑的面饼及米糕，此刻，饿火中烧，它们的滋味要比五香牛肉还好十百倍呢。客人吃的时候，异常快活，这不单是饥者甘食的缘故，实在是他看看那孩子高兴的脸儿，热烈的神情，诚挚的接待，便不觉得糕饼的粗劣了。

孩子又跳过一边，用扫帚扫过了泥地，把新鲜的干松的稻草，铺了起来，铺得还厚，把自己那个铺位上的一条薄棉被移了过来。

“先生，这真是一张草榻，就请睡一夜吧。”

客人的家里，虽然非常有钱，虽然生活得非常好，但在今夜，对于粗食草榻，却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反觉得今夜的生活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，是一生中很值得纪念的。于是他站起来，紧紧地握

着孩子的手，吐出了含有深情的声音：

“你这样待我，我真感激呀！”

孩子不响，似乎有点心事了。

客人一下子就挂下了热泪，大概是感激到了极点的缘故。

“喂，小友！我忘记问你的名字呢。你叫什么啊？”

“胡中善。”

“哦，让我记着，胡中善，这是可以怀念的名字呀！”

孩子头低了下来。他想起了明天他们母子俩的粮食了。

油灯渐渐地暗了，或许油快要点完了。

“你的家境不大好吧？”

孩子点点头。

真的，油灯里少了油，光是更暗了。

“谢谢！今夜打扰了，而且辛苦了你，明天一早我就要赶路。”

客人自出世以来，第一天睡地铺，然而他看到这一张地铺比什么都珍贵呢，也许华美的铜床绸被，没有这个有意思。

孩子睡的也是地铺，一张有帐子的小小的木架眠床，是他母亲的。因为没有被子，孩子只得和衣而睡，幸亏油灯它自己熄灭了，在黑暗里，客人是不会知道的，何况客人已经在酣睡里得到了安宁。

二

一夜是这样的过去了。

阳光带到大地上来的消息：风已狂得疲倦了，要去息息啦；雨自己也下得难为情了，一连玩了这么多天，不怕人们讨厌？因此决定也去歇歇，选定了日子再来；让雪一个人独自飘，自然也太乏味，只好停着，虽则它想多下些，最好下个三尺，叫世界换一个新样子瞧瞧，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儿。

孩子从那时候起，竟没有闭过一刻的眼，这也许是为了没有棉被太冷了的缘故。当他在地铺上冷得瑟瑟发抖的时候，他竭力地忍耐着，自己勉励着自己：

“连这一点冷都不能忍耐了么，将来还能干什么事？”

他这样一刻一刻地挨过去，真是不容易。

下半夜的天气，分外来得冷。从门缝里、墙隙里，射进来的冷风，好比一把小剪刀，飞进来剪开了他的皮肤、骨头。他一边忍耐着，一边齿战、股票，到后来再也挨不下去了。

“起来吧！睡着干什么的？这样躺着挨冷，不是太笨吗？我尽可以做点工作来暖热自己的身子的！”

他这样低低地喊了出来，坐起身体，向暗黑的空洞里望了一

望，望不出什么来，他是恐怕惊动了客人和他的母亲。起身之后轻轻地摸过一边，在窗缝里窥见了黑天里的小星，知道明天一定是晴天了，因此，他就开始他的工作。

三四天前，风潮吹得最大的一天，离他家不远的一棵老松树被拔起了，他就冒着风雨把它拖了回来，用刀砍去了它的枝叶，用来做煮饭的燃料，剩下的巨干以及巨枝，锯断了堆在一边，预备天晴时，劈成柴爿出售。现在，一柄小斧子，拿在他手里，轻轻地劈着，将树干劈成一片片的，再用稻草搓成了绳索，捆缚在一起，才好挑了到村镇上去卖。

他努力地劈着，手臂暖了，不多一会，全身都暖了，最后，额上淌着汗珠。辛苦驱走了寒冷，胜如燃烧起满炉的火呢。

劈呀、劈呀，大段的松树干，在斧头底下粉身碎骨，撕削成片片。看看快要劈完了，阳光也照耀在屋顶上来访问这位辛苦的小工人了。

客人自以为醒得很早，睁开眼睛来看时，屋子里还未亮透，仅有几条微光，从有了洞的茅屋顶上射进来，像几枚发光的钢针。但是，怎么？他急急地坐了起来，细细地听，细细地瞧，什么东西在屋角里低低地发响？随后他发现了一个黑影，在模糊地摇动着，一晃一晃的。

“啊，天哪，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他心里害怕起来，只是张大了眼睛，怔怔地向黑暗里发呆。

“先生，起得早呀！”

这一声，才使他明白这黑影是谁。于是他立刻放心快活起来，大声答应着：

“哦——不，你比我更早了呢！”

“还可以躺一会儿，还没有听到鸡啼呢。”

“哦——不，我要起早赶我的路程呢。”

客人说着，一边披上衣服，扣着纽子，一边仍和孩子谈天：

“你在那里干些什么呢？”

这时候，孩子正在把柴片叠整齐了缚成两捆，但是客人望过去依旧看不清什么，也许是屋子太暗了吧。

“我劈好了柴片在捆缚着呢。”

“啊，你真太辛苦了，这么早的早晨，这么冷的天气。”

“那，那是很好的呀。天冷，劈劈柴，身体就不知不觉地暖和起来啦！”

孩子笑笑，在他回答的声音里，听不出一些苦痛的调子。

“你说的话是不错，但我总觉得你过于辛苦了些。”

孩子仍旧很快乐，脸上仍旧满是笑容，用愉快的声音回答客人：

“不，辛苦会使身体锻炼得好呀；整天游玩，也要厌倦的啰。”

“你不怕吃苦吗？”

“哪里，我不怕吃苦，我喜欢吃苦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！你瞧瞧，我这个正确的姿势——背直、胸挺，有力的臂，能跑的腿，都是辛苦赏赐给我的礼物呢。”

孩子的话，越说越兴奋了，本来蹲着的，此刻立了起来，叉着腰，挺直背，叉开腿，像操场上的小学生在做着柔软操。

“对，我佩服你，这么勇敢的态度。”

客人也站了起来，似乎想走的样子。

“不忙，你且请安坐一会儿，让我出去把这两捆柴卖掉，回来烧热水洗脸，弄早饭吃，吃了东西再走，好在辰光还早。”

“不必这么客气，已经叨光了。现在我就要走了，我急于要赶路。”

“不吃东西走，要饿的，请稍微坐一会儿吧。”

孩子再三地挽留，客人过意不去，只好坐着。

雄鸡的声音，四处响起来，打破了早晨的寂寞。

“你有你的工作，不要伴着我吧，你去卖柴，我等在这里不走，好吧？”

孩子听了客人的话，点点头：

“那么，请等着，千万不要走；只要一刻的工夫，我便回来，吃了早饭走不迟呢。”

客人笑笑，满口答应。

于是孩子轻轻开了门。他很小心，不去惊醒他年老的母亲，用了一根扁担，挑着柴引走出门，走出了门，回头来对着客人说：

“先生！等一会儿！”

客人看着孩子，小小年纪，挑着重重的担子，不觉赞叹着：

“好，等一会儿！有这种吃苦的精神，你将来必定会好的！”

孩子往着热闹的地方挑过去，一步一拐的。他很心急，急于要卖掉了柴，好买米回去，招待客人一顿早餐以及他们一两天的粮食。不然，今天便又得挨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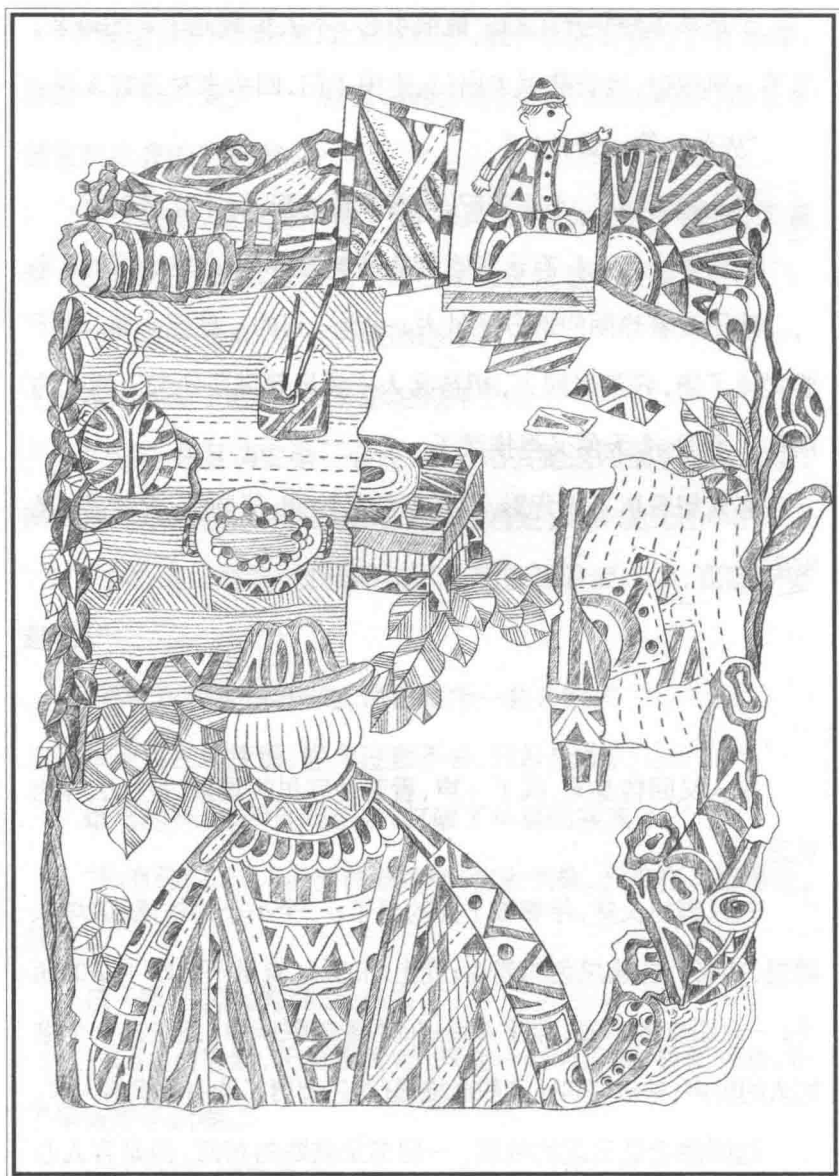
客人望着孩子的背影，说不出的又怜悯，又同情，又钦佩，又安慰……

三

客人又回转身来，叹了一口气，看着他家里的景象，是这么样的贫乏！

三只脚的长凳，伴着破了面的桌子；一个小小的铁锅；破洋铁罐里，盛着一些紫黑色的酱油；晚上用的灯，就是一个断了颈的瓶子；一只铅皮的水壶，似乎最新；旧木架的眠床中，还送出一个老妇人的鼾声；柏枝、黄叶，高积成堆，好的还要劈了柴引去卖给人家。

这固然全是贫乏的情景，一切都是破贱的东西，但是客人心中



中并不作如此想。从他眼里看来，这若干的东西，他对它们好像发生了感情，用了善意的眼光去注视它们。它们也露出了亲昵的脸孔。

最使客人欢喜得要流泪的，便是几本破旧了的书。它们现在是没有半张纸保护了，从几个阔绰的小学生袋里流落到这个穷孩子手里，也算不幸。但是，它们从前虽然住在一个华美的皮书包里，常常有牛肉汁玷污了它们的身体，有面包上的奶油涂抹了它们的脸孔，何尝觉得愉快？现在倒好，这穷主人一有了空，便要和它们见面，念着、唱着，不会像从前那样寂寞得没人理睬了。

客人以为：这般穷的孩子，做工活命已经够忙，或者还嫌来不及，哪里有闲空去读书呢？虽然很想读书，但是哪里能够呢？然而，这破旧的书，这短得不像样的铅笔，这秃了锋的毛笔，这一张张钉不成簿子的纸，明明表示他是在读书，而且，在纸上写着整齐的一行行字呢。

“啊，我错了，我以为他是没有读过书的穷孩子，目不识丁，一字不懂横划，岂知他的成绩竟是这样的好呀。”

这时候，客人是怎样的欢喜，怎样的诧异呢！

忽然客人想起来了：

“我可以留几句话在这里。我不要再浪费人家的粮食呀。他的一顿早餐，要费去几许的血汗呀！走吧，走吧，时候也已不

早了呀！”

客人很快地写好了一张便条，搁在桌上，背上了大包裹，戴上了大毡帽，拿起了手杖和雨衣，反手掩上了门，匆匆地走了。

这位远方的客人很快地出了村镇，赶他的路程了。

当然，他在路上走着时，也会这样地想：

“孩子此刻是怎么样了？”

孩子此刻是怎么样了？

他挑着这两捆柴，挑到村镇热闹处，已经满头是汗，因为它们太重了。他向一个个上镇的人兜销，他们都不要，挑来挑去，吃力得很。但是，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最能忍耐，因为能够忍耐，所以不至于失败。

“喂，卖柴的，这柴要多少钱？”

一个慈祥的老人在后边喊着，拄着拐杖走过来。

孩子听有人在喊，便转过身来，放下了柴担，笑嘻嘻地开口说：

“呀，原来是一位老伯伯要买柴，好的，便宜些，只要六百文钱。”

“哦，孩子！你虽然年轻，却挑得起这么重的担，真辛苦了，现在就卖给我吧。”

“老伯伯住在什么地方？我替你挑去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，就在前面那米店隔壁。”

孩子又挑起柴担来，老人跟着在背后走，转眼间就到了。

“这里有六百四十文钱，四十文是给你的，因为有劳你挑来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多拿钱，送来是应该的。”

孩子拿了六百文钱，欢欢喜喜地走到米店里，解下身上的布袋，把钱都买了米，急急地赶回家，准备招待客人。

“菜呢？早饭的菜？”

他忽然想到了这个，但忽然又有了办法：

“屋子后面的青菜，长得有小面盆那般大了，摘几棵来煮煮吧！青菜请客，真是新鲜的滋味。母亲也可以尝尝这好味道了。要不是有客人来，哪舍得吃呢？还不是咸萝卜干、咸菜叶就算了吗？”

他正想得高兴，脚已经跨进自己的家门了，但是，使他失望的，不见了客人的影踪；使他惊奇的，桌角上放着的一方纸。

“走了吧？”

他自言自语地说，顺手拿起纸来，默默地念着：

中善小友：

昨夜里亏得你开了门留我，不然的话，糟糕了！

这回，我不知要怎样感谢你才好。只有让我把它永远地牢记，并且写在日记簿里，做一个纪念。再盼望你